

政壇新晉

為民主絕食

最近，普選的問題在香港有很多討論。確實，我同意香港需要普選。當社會的經濟擴展達到某個地步時，民主權利的訴求在自由社會中自然會增加。

【四讀通過】

WWW.LPNORTH.HK



我記得大約三年前，我在深圳的計程車上跟司機的一次對話。我問他，深圳的經濟幾乎可以趕上香港的水平，是嗎？他不但不覺得，而且說深圳還有很遙遠的路要走，因為香港有言論自由，跟深圳不一樣。如果深圳連這個水平都不能達到，經濟又如何可以擴展？所以，一個國家的經濟和民主權利有一定的關係。

我曾經在很多地方工作，但從來甚少看到群眾為了爭取民主和普選而採取絕食抗議。這種情況在香港發生是不適合的。大約四年前，有許多教師因為失去工作而開始絕食行動，這些不是剛畢業的教師面對沒有職位空缺的問題，而是中期被解僱。我支持他們的行動；畢竟，香港是一個自由社會。然而，對於一份像教師那麼受尊敬的職業，我認為這次絕食行動降低了他們的社會地位。雖然歷史上聖雄甘地（Ghandi）為反對殖民主義的絕食抗議被認為是偉大的行動，但我認為它跟教師職業是不相同的。

當時立法會議員張文光到現在對社會的爭論，給我的感覺都是「我們支持民主，不是當家作主」。但是如果社會是全部民主，今天又會是怎麼樣的社會呢？是跟我們想像中那麼安定嗎？這個問題很難回答，連我自己亦不敢說我知道正確的答案。但是我認為如果人民只是要求民主而沒有考慮到自己的應付能力，條件或結果，對於我們的社會是很危險的。試想想，選擇權是別人的，你只能接受結果。即使在表面上是民主，事實上也許是當家作主。很多時候，少數政客用民主為藉口來達到私人利益，這樣的行為會拖慢經濟發展。

記得在一九七五年至一九七六年期間，我在加拿大讀中學時，聽說加拿大前首相皮埃爾特魯（Pierre Trudeau），曾經說過魁北克的獨立是不可能的，有時候在某些特殊情況下不排除需要適當的軍事控制，來維持社會和平及穩定。

最後，我想說的是，在一個國家裏想有民主，我們必須花時間培養它。舉個例子，我是在香港（英國殖民地）長大，然後移民到加拿大。在這十幾年期間，我對香港沒有歸屬感。我對於自己是中國人不大感到驕傲。在某種程度上，我是在逃避現實。直到我畢業和開始工作時，我才感覺到選舉的重要性和意義，以及對選舉的態度需要認真。之後，當我回歸香港後，我才開始發展一種歸屬感。因此，民主必須花時間培養的。

錢志庸 四讀通過